

钓蟹趣谈

□ 徐招治



作为老年人，由于体力不支，兴趣爱好从年轻保留到老的并不多，其中之一就是到全国各地钓蟹。

周末，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湿地公园的木栈道，如此好钓鱼和蟹！我和孩子们拿着竿子抛下去基本马上咬口。活虾比假饵香，我钓到好看的小鱼，一小时上六七条细鳞鲫等鱼，还有一条黄翅。孙子继续战斗，夜晚在五缘大桥附近钓到一些斑点相手蟹，显著特征是多个黑斑点的分布。清洗时，看着它们张牙舞爪，勾起钓蟹回忆。

以前捉蟹方法多：用网捕，用竹筛，夜里用灯诱捕，也有下河直接捉摸。而我最爱钓蟹。福建乡下到处都是河网沟渠，有水就有蟹。深秋初冬正是钓蟹好时节，我准备一只直径30厘米左右的网状盆抄，固定在竹竿上，捞蟹时用。再准备一根钓竿，一头系上长约1米的鞋底线，鞋底线另一头扎一只田鸡腿或一只鳗肉。沿沟渠每隔8米左右，将系好的饵料扔进水塘里，并将钓竿另一头插进沟边的泥土，钓竿离水面20厘米左右。只要放10个左右的钓钩，就可以放心采摘蔬

果了。过大概半小时，到沟边观察，至少一只蟹上钩。此时，一手提钓竿，一手将盆抄放水中。蟹正美餐，毫无警惕，随竿而起，甚至随饵食浮出水面都不松嘴。

位于天津市东北部的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，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在这里，我们利用蟹环就可以钓蟹。蟹环是用35厘米长的铁丝弯成搭扣圆环，搭扣错过一些，不要互相扭紧，铁丝头要事先锉尖，以便戳大蚯蚓。多数情况下，蟹并不听你摆布。蟹往往把饵料拉到蟹环外，才享用饵料，对于这样的蟹，你得智斗。先将蟹环轻拉，如蟹松嘴，你就不动，如蟹不松嘴，你再拉一下。来回拉锯，直至等蟹进入觅食。有时水清澈见底，蟹一举一动看得清楚，这时要耐住性子，这样好的饵料，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如果蟹一时不上钩，就将蟹环稍微移动，或上下抖动，这时将蟹环轻拉又放下，放松蟹的警觉，如果蟹不再松嘴，就慢慢拉起，迅速捞蟹。

上海的浦东滨江森林公园，这里可以钓小龙虾，也能钓一堆螃蟹。傍晚时这里到处是螃蟹，一钓一个准，钓友和我钓了一大

桶。诱饵选用猪肉、鸡肉、猪肝，时间最好选傍晚，地点选水草多的地方，螃蟹小龙虾多。辅助工具选用棉线、长棍、抄网、小水桶。只要发现线动就可以缓慢提出，不要过快，防止虾蟹逃跑或甩掉。有趣的是，有时两只蟹会在同一只饵食上吃食，它们只顾吃，一般不会有警惕性，轻拉钓竿，一箭双雕。每过20分钟观察起钓一次，一天下来，收获一二十只蟹。杭州下沙之江东路河边的，在夜晚也能钓到蟹。

福州市仓山区爱情岛附近，河边很多小洞洞就是螃蟹洞。我在路上看见好多本地人钓小螃蟹，太有趣了，我忍不住去买了两块肉，捡别人不要的棍子和线开始钓螃蟹，我可以钓一天，超级放松。

我到国外旅游，闲来无事也跑到加拿大温哥华Rotary Pier Walkway钓螃蟹，这里是有名的钓螃蟹地方。在加拿大钓蟹需要钓鱼执照，临近岸边水绿但是极为清澈，有些类似九寨沟的绿意，海鸟、海豹都很慵懒。钓螃蟹有尺寸规定，我以为很大的螃蟹当地人叹口气说太小，20分钟收一次网，满满的，就是尺寸不达标，全放回海。

日暮乡关是何处

□ 刘刚

日暮时分，走上迢迢还乡路，那么长，那么远，消失在天际边。

村里的大坑、村中间的东西小路、村东的大沙河，家后的北地里、二级地头的大杨树、院子旁边的黑槐树，都在日暮下，搀着金黄的夕阳，慢慢走进夜色中。

村中的一草一木，都在记忆中。著名散文名家茹志娟曾尽抒她对其故乡的情；茅盾也曾以景寓意抒发他对故乡的思念；老舍曾在《济南的春天》里，对济南的春天狠狠地抒情了一把；无独有偶，郁达夫曾在那早已凉意浓浓的北平，写下热情满满的《故都的秋》……

每每读到这些名家的散文，我都不由得想起我的故乡沛县。对啊，我被作者们的文章所感动，他们从一件小事情或一草一木开始，把家乡的形、声、色、味描写得淋漓尽致。家乡是每个人最初的故土，是生命的原乡，已经融入每个游子的血液里。如果说游子是风筝，乡愁就是牵住风筝的线，让他始终挣脱不了故乡的牵绊。夕阳西下，站在小城的高楼上，远望北方，家乡的一草一木仿佛在云际的另一端映入眼帘，日暮乡关是何处，是一片瓦砾，是一方土墙，是一声蝉鸣，是袅袅炊烟，还是在四季的轮回中。

家乡地处苏北平原，有着不一样的美。当袅袅炊烟升起，喃喃燕呢满庭院时，春天的绿色来临，大地开始苏醒，渐渐闻到了旷野泥土的芳香，春忙的旋律打破了乡村的宁静，乡亲们开始在春地里种上瓜果蔬菜。母亲这时候也开始忙了起来，带着我们去麦田里除杂草。春暖花开，燕麦、狗耳朵草、艾草等开始在田里肆意地生长，我拿上小锄头，拉着平板车，车旁边拴上山羊，跟着母亲来到家后的北地，一个上午，就锄了满满的一平板车杂草，山羊也吃得肚子滚圆，窝在地上咩咩地叫着，村里升起一轮轮的炊烟，母亲开始收工了，看着满车的青草，和焕然一新的麦田，心中多了不少喜悦。那个年代，帮着母亲干点农活，虽然辛苦，却能减少母亲的劳累。那种春日里干农活的场景，映着满山

野的万紫千红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蝉鸣是家乡夏季的一道亮丽风景。晌午过后，蝉鸣声四起，热浪滚滚而来，闷热的空气像是狗皮膏药粘在身上。这时候，会叫上三五小伙伴，来到村后的小河边，看到潺潺河流，那种热浪顿时消失了一半。大家扑通跳进水里，一会儿捏着鼻孔在水里深游，一会儿仰面浮在水面上，一会儿从河的北岸游到南岸，有的小伙伴抱个西瓜过来，在水中竞相相争抢，最后吃了西瓜皮还戴在头上，想方设法躲避这夏日的热浪。很快，听到母亲的喊叫声，我们就结伴而回了，回味着凉丝丝的河水，着实舒服很多。晚上，睡在凉席上，仰望苍穹，夏日的星空是最浪漫的，群星闪烁下，听外婆讲着岁月的故事……

金黄是家乡秋季一场不散的烟火。一排排青纱帐渐渐褪去了绿色，玉米棒子裂开了口，沙河两岸的果园里苹果红彤彤的一片，梨子黄了肚皮，圆鼓鼓的柿子压弯了枝头，到处飘着果香味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少年心，三五伙伴，挖出几个红薯，掏个地锅子，升起柴火烤红薯，一阵柴火后，红薯的香甜气开始在田野飘逸。一阵狼吞虎咽之后，大家脸上都留下不少斑点的黑灰，童年的欢声笑语在金黄的田野上如蝴蝶一般，不时地落在枫叶上，大家玩累了就躺下，枕在杨树墩上。远处的枫树已红遍山野，搜寻些红得发亮的枫叶回家夹在书中，做成书签，少年的梦里尽是憧憬。

深冬一到，家乡就被厚厚的寒风包围着，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淡和安静，白杨树撑着脑袋，干枯的芦苇在沙河两岸沙沙作响，河面已是厚厚的一层冰，田野上一片贫瘠，大地进入了冬眠期。不远处的瓜苗炕冒着阵阵白烟，沙土地上一望无垠，只有根在坚硬的土地里潜滋暗长，有些已经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那毛茸茸的小耳朵，仿佛在等待聆听春雷的声音，等待下一个春的来临，等待下一个秋的金黄。

莫问乡关是何处，异乡安置不了灵魂，从此有了归程，有了故乡，故乡的泥土扎满了我生命的根须，是我最后的归宿。

渤海阿爹

□ 沈彬莹

小时候，当太阳高高挂起，暖洋洋地从窗户投射进来时，妈妈咚咚的拖鞋拉声步步逼近，接着我的卧室门就被打开了：“醒醒，你渤海阿爹来了。”

渤海阿爹，其实就是我的外公，因为一直住在渤海乡下，不和我们一块儿住，所以每次提到他前面都要加上这两个字。渤海也不是现在大家所知的那个渤海，只是从小听着本地方言这么叫过来的，我后来才清楚，那个地方真正叫法儿应该是北垓。

管他呢，渤海是地也好，是海也罢，但渤海阿爹准是我一个人的。周六或者周日的清晨，他会在我呼呼大睡时身披朝露而至，结伴同来的还有一只刚刚殒命不久的草鸡。他并不进门，说怕身上的泥土弄脏屋子。妈来叫我起床，我心里清楚渤海阿爹是想看看我，但小学生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每周难得的赖床时间！我蜷缩在被子里咕咕啾啾磨蹭着不肯起。渤海阿爹知道妈碰了壁，

就算算啦，算啦，让她睡去吧。他没有多作逗留便很快离开了，大抵是惦记自家院子里那片菜地。偶有几次我睡梦中尚还存些许朦胧的意识，听见妈让他不要每次都带鸡过来了，老头子笑眯眯的声音传来：“鸡汤有营养，小孩子吃了身体好。”

到了盛夏。池塘里的荷花乍有了柔美女子的模样，亭亭玉立；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歌，像是和我一样欢喜暑假的来临。一放假我就早早到了渤海阿爹家过夏。躺在阿爹家的凉椅上，外婆在一旁摇着蒲扇，爱怜地摸摸我的头发，夸它“又黑又亮”；渤海阿爹呢，一早就在挨着池塘的院子里挑了只肥肥胖胖的鸡，拿着外婆在地里摘好的菜进了厨房，整个上午竟没怎么出来过。椅子就那么晃呀晃呀，晃得外婆讲故事的声音渐渐模糊。再醒来，碗里盛了一只大鸡腿，还有一碗油亮亮冒着热香气的鸡汤。

过完暑假，我就期待着寒假。可我忘记了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到冬天，有幸再看一场雪。我永远记得，在一个与其他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普普通通的日子，爸妈来到学校，跟老师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叫我收拾书包。他们神色悲楚，我惶惶地跟着他们走了，原来终点是阿爹的家。他安静地躺在周围的喧嚷里。我觉得浑身冰凉，鸡汤也暖不了的冷，从此我踏入了那个叫离别的世界。第一次明白，离别的距离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从我家到阿爹家，而是他去了我到不了又看不见的远方。

后来，每周末的早晨不会有阿爹送过来的鸡了。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个老人。印象里，他的白发里掺着几根不明显的黑丝儿，他总是笑得眼睛弯弯——那笑容随着时光慢慢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妈妈炖的鸡汤也很好喝，只是不再有阿爹的味道了。



《冬来温酒》 钱新明